

種二第書叢小火烽

# 我們的血

著以 靳



版出社火烽

售代總社版出活生化文

**我**

**們**

**的**

**血**

種二第書叢小火烽

著 以 靳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廣州印刷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到版發行

實價國幣一角二分

著者靳以

發行者烽火社

種二第書叢小火烽

# 我 們 的 血

總經理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巨橫路福濟風  
廣州惠新東街二十號  
漢口德潤里第四十號  
重慶天主堂街三十號

有著作權

禁止翻印

# 目次

## 第一輯

失去爹媽的棋子(小說).....

一

## 第二輯

沒有了家鄉.....

五

我的話.....

一〇

我們的血.....

一二

我們的國家.....

一四

告我們的友人.....

一六

火中的孤軍.....

一九

抗戰是唯一的路.....

二一

願是士兵中的一個.....

二二

短 節.....	二四
在上海.....	二八
第 三 輯	
我的家鄉(詩).....	三〇
他們是五百個(詩).....	三六
第 四 輯	
雙十節.....	三九
憶魯迅先生.....	四〇

## 失去爹媽的根子

不知道被誰從睡夢中推醒來，六歲的根子糊里糊塗走了許許多多的路。在先他還以為是做夢，到兩條腿再也拉不開了，腳底磨得生痛，他纔記起來這不是夢。

他把臉朝右仰望一下，爹爹的眉頭緊繃着，汗水淌下來，右肩担了兩竹筐破亂的什物；一句話也不說，靜靜地走着。朝左望望媽媽，媽媽的臉顯得更長了，懷裏還抱了兩歲的妹妹，一面走，一面扯開了衣服，讓孩子吮着乳頭。他再也走不動了，就叫着：

「爹，我要歇歇！」

沒有人理他，被爹爹和媽媽各拉了一隻的手，更拉得有力了，想撒賴坐下去也不可能。正在這時候，突然轟地一聲響，他大大打了一個突戰，兩條腿就像有了力氣，不知不覺地比先前走得更快了。路上的人擁擠着，誰也不能停留下來，或是把脚步放慢。都是朝了一個方向走，好像那邊就是天堂；可是誰也沒有想到天堂的哪一個角落，是準備來安置他們的。

忽然間，後面的人跑起來了，許多人跑到他們的前面去。他正想不出這是爲了什麼，他就聽見粗暴的聲音叫着：

「八各雅路——快快的——」

他實在是沒有法子跑，爹爹也像是精疲力盡，穿着草黃軍服的日本兵，從後面一槍托正打在爹爹的背上，踉蹌地跌下去，把他也拉倒在地上。媽媽懷裏的妹妹，哇的一聲哭了。

「快，快！」

明晃晃的槍刺在爹爹的眼前閃着，爹爹和他都爬起來，收拾打翻了的竹篾，帶釘子的皮鞋又踢在爹爹的身上。

爹爹不喊痛，只是咬緊了牙，把竹篾收拾好，又牽了他的手朝前迅速地走着。

「這是怎麼一回事呵？」

他問着爹爹，爹爹並沒有告訴他，只是說：

「不要多說，快點走！」

一路上他聽了不少大小爆炸的聲音，他想問爹爹這是不是過年放爆竹，他沒有問，因為他想到爹爹不會回答他，而且他也想到過年時候每人的臉上都帶了一副快活的樣子，不會像這樣愁眉苦臉的。

終於他們走過那座大橋，根子深記得就是前幾個月那座橋不知道爲什麼葺了一頂電燈的帽子，現在那頂帽子沒有了，下面堆了沙袋和有刺的鉄絲。他們是從一條縫裏鑽過來的。

過了橋，他真走不動了，爹爹總把肩上的擔子放下，他就坐到地上。媽媽倚着牆，把孩子交給爹爹

抱。他忽然想起來他所鍾愛的那隻大黑貓，就問：

「媽媽，怎麼不把黑貓帶出來呵？」

「小鬼，你當我們幹什麼去，我們是逃難呵！」

隨着這句話來的是一巴掌，把他打哭了。

淚眼模糊地，他看到許多條腿在他面前幌過去，好像那隻大貓來了，他高興地站起來，走近纔看出是一個外國巡捕。

那外國巡捕不說話，用手揮着，爹爹好像懂得了，把孩子又交給媽媽，挑起擔子走。他的兩隻手，又爲着媽媽拉着向前捱路。

街上的人真多，車也多，有的路却很空靜，因爲不許他們這樣的人走過。他又想起爹爹說的逃難有點不明白，就問：

「逃難是怎麼一回事呵？」

「問什麼，奔命吧！」

走到什麼地方想歇歇腳也不可能，這邊到那邊，那邊又要朝前走。他真有點不明白，好好地爲什麼不呆在家裏，東走西走，實在却是沒有地方可走。

突然間一聲不知有多麼大的音響，像是把他的兩隻耳朵都震穿了，眼前只是白茫茫的一片，什



麼也看不見，覺得兩隻手緊緊地被拉向地下。他沒有倒，還站在那裏，臉和身上都覺得濕膩膩的。漸漸地他看見爹爹和媽媽都伏到地上，小妹妹不知到哪裏去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啊？」

再沒有人回答他，不但爹爹的嘴不能再張開來，就是頭也不知道飛到哪裏去了。媽媽的另一隻手臂不見了，背上的骨頭都露到外面。爹爹媽媽牽着他的兩隻手，仍舊沒有放鬆。

他哭了，沒有法子用自己的手抹眼淚。他雖然是盡力號着，許多急救車的警笛聲和鈴聲却蓋住了他的聲音。

六歲的根子，就這樣永遠地失去了他的爹爹和媽媽，報紙上的記載說他是幸運的生存者。就是這樣活下來也許不是幸運的，他該記得殺死他的媽媽的仇人，長大了懂得復仇，那他纔真是幸運的生存者了。

## 沒有了家鄉

原不知哪裏纔是我的家鄉，我只知道我的出生地和消磨了我童年和少年的城市，都先後淪陷於敵人的手中，就是現在我所住的這個城，敵人也正以他們窮兇惡極的臉相撲上來。

那是六年以前的事，留在我童稚的記憶中的M城，敵人以之爲爆發點似地，突然使之變了顏色。不久，向南向北分途的侵掠，三千萬人民從此失去了他們的祖國。雖然有強悍的個性，由於多少年來當政者的專橫，他們多已成了和善的羔羊。而這些羔羊對更強暴的敵人，只有哀哀的嗚叫。於是忍受苦痛的煎熬，一日復一日地，過去了整整的六年。有誰可以埋怨呢？我確信那些人並不甘心在鐵蹄的踐踏下過着日子。雖然他們有的是愚昧，但是他們總也能知道「好或壞，那總是我的國家。」現在還有什麼可說的呢？若是那時候我們就下了堅強的決心，即使節節敗退，要多少時日敵人纔可以佔據了關外整個的大草原？那不只是草原，那有雄偉的山嶺，激湍的河流，大的城市，和無數的小的屯堡。在那上面，松柏掩蓋了所有的崗巒，即是在積雪的山巔，它們也傲然地立着。在地面下，它們的枝幹，經過了若干年月的掩埋，化成烏黑的煤，作爲無盡的寶藏。只要張開眼，伸出手去，就都是財物呵！可是連同那三千萬人民，都陷在敵人巨大的魔手裏。

我懷念那個城，每自想起了那個城，就讓先以九月的冰雪籠罩我的記憶，是的，那邊在九月就

始降雪了。自從落下來就再不融化，漸漸積厚，經過冬過春，直到來年的三月，正值江南桃花開放，冰和雪纔融解。那寒冷，雖然爲人畏懼，却也爲人喜歡。它冷得爽快，勇猛，就連大地也不得不裂開縫隙。這纔是寒冷，要凍掉你的鼻子，你的耳朵……而那裏的人，就以更剛毅的精神來對抗，耐苦，慣在山野裏奔馳；可是他們却被馴成鐵籠裏的獅虎，失去了粗獷的個性，只在弄獸者的手下如意旋轉。當一個更高明更兇猛的弄獸者代替了前一個，他們只有更馴順些，雖然在心胸中是更苦痛些。它原是能怒吼的，現今連聲音也失去了。還活在那方土地上的，以最大的力量忍受一切的苦痛，被敵人當做牛馬；逃了出來的，幾年裏只陷在絕望之中。惟向東北眺望，幻想雪下的家鄉，成熟的大豆和高粱，還有那親愛的土地和家園呵！他們多半是默默的，被再三問詢着，纔說：

「還有什麼可說的呢，咱們是沒有了家鄉，走到哪兒不都是那麼飄飄搖搖，沒有個準兒。誰不想自己的家，不去想，又有什麼法子？葉子落了還得歸根，我們要是完了，連個根也沒有！」

是的，連個根也沒有，我也深深地覺得。我的根也是生在那方的土地上，可是被鏟了去，一年，兩年……一直是六年了。

可是敵人的貪婪是無盡的，他們巧妙地和和平的外形來逼使我們漸漸地僵亡。一旦我們感到了窒息，要掙扎一下，於是他們就以兇惡的臉相出現，爽性把利刃插在我們的身上。這就使T城和P城，因爲不甘僵死，相繼地也落在敵人的鐵掌裏。

在T城，我經過六年學校時代的光陰，我所住的就是這次完全被敵人燬去的N校。如果我的記憶中還有學校生活的影子存在，那就只是這個學校在我的腦子上刻下了深的印象。我愛它，當我離開了它；可是却記得在學校的時候我並不愛它的。除開了這麼一個學校，幾乎我一無所戀。我厭惡那守舊的、淺陋的、眼光短小的、自私的市民們。他們多半是沒有用的傢伙，只貪圖一點眼前的利益，到手了便沾沾自喜。任何一個城市的偽善者也不會比那裏更多。他們一面爲了慈善來救人，一面爲了自己來殺人。他們用自己的手來殺，或是用無形的、古老的一些規戒來傷害活生生的人。那是沒有人喜歡的一座城市，住了使人厭惡的人民；可是當它爲敵人攫去，胸中頓然也起了莫名的追戀。說什麼那也是我們的國土，說什麼那也是我們的同胞；我們原可以引他們向上的，如今他們却沉了下去，沉到敵人惡魔般的手掌裏了。即是那些自私的、惡毒的傢伙們，也無法逃開敵人的毒手吧？他們能把一向偏用的私心化成一種強烈的反抗的力量，爲了國家而盡人民的神聖的義務麼？不必期望，他們將是更馴順，他們的心早已死了，只要能活下去，他們會忍受任何的痛傷。因爲是這樣，我纔感到更大的悲哀。

被看做一座美麗的花園的P城，也未能免去那極不幸的命運。每個到過那個城的人都懷着不已的追念，在任時就是如此。而今這情緒像是更濃重了。走上景山的頂上也好，立在北海的白塔上也好，若是在春夏秋三季，收在眼下的無非是無邊的綠葉。相近的叢樹之中，黃的和綠的琉璃瓦正自閃

着太陽的光輝。那是昔日帝王的殿閣；再遠些，則只見幾處城樓，好像浮在樹的頂上。那只是一座靜謐的和平的古城，住着一些善良的，緬懷昔時繁華的居民們。他們顯然有一份不大合宜的自尊心，因為做過幾朝的京都，便不把別的地方看在眼里裏。但是他們對於那座城也有過大的信仰，以為是神的或是命運的護衛，他們怎麼能想得到正陽門上會飄起血紅的太陽旗？他們怎麼能想得到鷓鴣步的敵人能從午門一直到了保和中和太和三殿，就穿了那滿釘的皮靴，走在漢白玉鋪成的徑道上？凡是記得起的，想得到的都落到敵人的手裏。那些老人們，也許仍是安閒地坐在石階上，啣了旱烟袋，望着秋日的浮雲，心裏盤算着，到後是不是這樣來說：「那一年東洋鬼子進了京，立秋前後進來的，沒有到『小雪』就都給擡出去了！北京哼，他們哪兒來的這份福氣，沒聽說東洋司令想坐一下寶座，還沒有坐穩就給護國軍給打下來，腿短挨不着地，給打了一個大跟斗……」就是在這裏，每遇從前在P城相識的友人，就只怕提起來似的，誰也不想說什麼。說起來便是長嘆，爲了那個城，除開有使人共同留戀的美麗，在不同的點上，牽住了不同人的深情。

「好，好，等着吧，等着不久收復，我們都回去，都回去……」

雖是平常的一句話，却藏了無盡的悵惘。性急的還約好了時日，有的說趕着過年去逛廟會，白雲觀，有的則說到來春崇效寺的牡丹。

是的，誰也不甘心死，就是從微小的私心來說也都企圖着有一天失去了的土地再恢復原有的

顏色，要每個人再回到他所生長的地園上去，讓他把爲喜悅而流的淚仍復灑在他們熱愛熟稔的土地上。誰都這樣想着，誰都這樣盼着。這不是三兩月前還要發出的無望的嘆息，因爲我們是已經起來了。是的，雖然我們化了大量的血肉的代價，我們纔是起來了！

沒有了家鄉，我不悲傷，也不甘心，我知道不久將有那一天我能高興地踏着那些土地，找尋我幼年 and 少年所留下來的腳印，——蓋了一層血，也蓋了一層光榮。

## 我的話

已經不必再說什麼話了，當着敵人打來一拳的時候，我們已經着實實地回了一拳。

這一拳不只使我們的敵人驚訝，就是那些所謂列強也張大了眼睛。他們真想不到我們這個弱而大的國家還能這樣來一下，他們還以為中國的軍政長官都是一些「恐日症」患者，中國的軍民也都是膽小無能。

這戰爭證明了我們的決心與毅力，我更要敬禮那些士兵們，當着十二日下午我到寶山路去，看到他們都是那麼高興，那麼堅決，因為這再不是爭權奪利，排除異己的內戰，這是為了正義，為了整個民族的生存的決死戰。

在這戰爭中，我第一次看到我們空中的勇士們，和敵人飛機交戰，而且也去轟炸，這說明了我們五年多的日子並沒有完全白過，我們也相當地準備了些。

只是這一點就是使人民興奮了。他們忘記自身的危險，常是佇立街頭，那麼高興地指點，分辨着我們的和敵人的飛機，加以無補於實際的鼓勵和讚美，有時候他們高興得鼓掌歡叫，有時又連氣也不敢喘一口，因為我們的飛機正在敵人高射砲的射擊中盤旋，一直看着逃出了危險，纔像放下了極重的負擔似地輕鬆下來。

做爲一個人，我們都願意活得爽快，死得好。死固然是有些可怕的，可是不能活得爽快將是一件更痛苦的事。我們的敵人正要用他毒辣的手段使我們活着的不爽快，死得不好。

無論敵人加以什麼樣的誣蔑和掩飾，也能知道我們實在是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在我們的國土上作戰，我們要蒙受最大的災害；爲着到了這萬不得已的時候，我們也只好以戰爭來消弭戰爭了。每一次重砲轟擊，每一次飛機投彈，不知該有多少生命財產在那一聲之中消滅了。我們該忍住了惋惜的情感，讓胸中的憤恨更加深，記住我們的敵人，這筆血債總有償還的一天。

我們不再浪費精力也不再浪費情感，我們要能持久，如果我們那精悍短小的敵人不能吞食我們這個堅實龐大的國家，將輪到有一天我們能一腳踏死它！

偉大的抗戰已經開始了，一切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都應當具有必死的決心，並且仔細考慮怎樣善用自己的一份力量。有着這樣的決心和致慮，我敢絕對相信最後的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八月十八日 陸軍部



## 我們的血

血，血，血染紅了廣漠的平原，青翠的崗巒，鏽損了敵人刺刀的利刃，還灑滿了鬧市繁盛的街路。那是忠勇壯士的血，那是好男兒的血，那是手無寸鐵平民的血，那是無辜者為意外的災難所流出來的血。

死者安靜地躺在那裏了，血像泉水似地流着，傷者任着血從臉上或是身上淌下來，不說一句話，緊緊地咬了牙。

自從抗戰以來，這許多日子的歷史我們都是用鮮血一筆一劃寫出來的。

我們的血不是白流的，我們是用血來灌溉我們的土地，我們是用血來培養我們的土地，我們是用血來保衛我們的土地，我們願意我們的土地仍然做我們的保姆，我們希望在這土地上，能生出一朵花——一朵自由的花。

在這土地上我們活過幾千年，一代一代地我們生長着，衰老之後，我們又爬回土地的懷中去。我們愛她，像愛自己的母親，她愛我們，正像她的兒女。可是在這上面突然來了敵人的鐵蹄，不止殘害了我們的生命，還踐踏了我們底母親一樣的土地，往日我們承受她的撫養，而今需要我們的鮮血來潤澤她了。

那些受難的弟兄們臨終時帶了微笑，喃喃地說：「我盡了我的責任了，重復回到母親的懷抱，活着的弟兄們，不要退縮，我們的血不是白流的，我們要保護我們的母親，——保衛我們的土地！」

充滿了我們這些生者底眼睛的，是熱淚，那不是悲傷，那是凝結的憤恨，那是沉默的誓言，在回答：「是了，先行的弟兄們，我們記着你的話，我們也要供獻我們的鮮血，為我們的土地，為我們後生的人們。」

我們不氣餒，不妥協，我們愛我們的土地，愛我們的弟兄，也愛偉大的自由。血是要流的，將染紅了大地，培植自由的花在她的身上茁長。

我們的血不是白流的，也許我們的眼睛看不到那朵自由的花，我們能安穩地躺在母親的懷抱裏，不再聽到敵人的咆哮，也不再為鐵蹄的踐踏而感到震驚了。

## 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國家正陷在絕大的困難之中。在北方，在南方，在中部的長江下游和一些重要的大城，遭受敵人的蹂躪；我們一些無辜的平民，為敵人任意殘殺；我們的海，為敵人所封鎖，任敵人的軍艦橫行。這正是那受難的，我們的國家。

可是我們却有一顆共同的心——至死不屈抗戰的心。

我們原不是好戰的，我們的容忍已經超過了相當的限度，這若干年來的威脅與凌辱，恰好又養成了我們積極圖存的意志，所以我們，縱然被人說不量力也好，當着敵人來打擊我們的時侯，我們也同樣地給他們打擊。

那熱烈的情緒，正像爆發的火山口，朝天直噴出紅的溶液，——那不是流質的岩石，却是我們的鮮血。

於是把一切都丟開了，我們都愛我們的國家。幾乎是盲目地在愛着，想不到乎段，想不到其他，只知道在這土地上，我們的先祖們滴下了他們的汗和血，這許許多多年，我們在這上面生長，而今它在遭受絕大的困難，需要我們的血和汗也滴在它的身上。

是的，我們再不吝惜，為了我們的國家，我們準備滴盡最後的一滴血。即使死去了，我們也該是快

樂的，因為躺臥在我們自己的國土上。

顯然地我們的敵人還不能消滅我們的國家，他們只是不自量的贖武者，如同一隻飛蛾，用盡了所有的力量撲向火燄，最後是以火焰成爲它的墳墓。我們正是一團火，我們會燒死他們，連遺灰也不存在。

我們的國家的將是自由和平的土地，我們將快樂地生活——只是現在，它需要我們，爲了它，我們該去流血。

## 告我們的友人

其實，沈默就是有力的言語，我們不必重複地來訴說日本軍人的獸行，他們已經自己毫無掩飾地，把一切都顯給全世界看，不是中國的兵士踏上日本的國土，不是中國的海軍封鎖了日本的海岸，也不是中國的飛機在任意轟炸東京橫濱大阪京都……更不是中國的炮火在日本的國境中不斷地轟擊，揚起每一粒細微的塵土，翻了每一顆石子。日本軍人的狂妄和殘酷是在人們的想像之上，如果不是親眼來看，你就難以想像他們是怎麼樣來施行無比的大屠殺，誰能想得到日本的空中勇士會在上海這個大城的最熱鬧的街道上丟下重量的炸彈？誰能想得到爲了表出他們的勇敢來掃射和轟炸無辜的空手的非戰鬥員的平民？其中死難的一部是因爲日本的侵略，沒有了家業，忍飢耐寒逃開戰區，携妻抱子，好容易逃出了危境喘一口氣，終於免不了遭受日本飛機的轟擊而了結他們的生命。怎樣來想像那些人當着發現日本的飛機，他們要怎樣驚號狂呼，母親牽了孩子的手，孫女領着盲目的祖父……他們是求生，終於不免死在日本的炸彈之下，一個被炸得腦漿流出的人，還下意識地狂奔了百步纔倒於路旁，那些跳到池沼中的也不免和魚蝦遭受同樣最後的命運。一個五歲的孩子哀哀地哭着，兩隻小手各拉着一根斷了的臂膀！那是他的父親和母親的，而在他的母親的被炸破的腹中，伸出一隻嬰兒的手來——那個嬰兒還沒有和人類相見，就受盡了人類中野蠻分子的

殘暴。一個十三歲的孩子接受了重傷的母親背到醫院，知道已經不救，沒有哭泣，仍奮跑回去尋找他的弟妹。……斷了手的人還在期望不知飛到那裏的手臂。有許多死去的人沒有傷痕，全是由於震動和驚恐喪失了生命。許多傷了的人流着血，默默地行走，連疼痛也忘記了。近兩月來這樣的屠殺一直廣瀆着。

是的，這一切都在悲傷之上，看看過重的苦難是否就壓折了我們的脊骨。我們并不畏却，中國的士兵正強烈地和敵人抗戰，用血肉和不屈的精神來修築國防的長城。只是我們無辜的平民（他們多半是年老的，幼小的男人和婦女）遭受不能抵禦的殺戮，使我們的心不能安寧。不只是我們的，凡是世界上有正義感的人心也將為之不安。日本的軍人已經瘋狂了，他不只要中國人「屈膝」，他要全世界向之「屈膝」，若有一日這殘暴的行動在各國的國土上重演，那你們又將有什麼樣的感觸？我請求你們來吧，來到這裏就什麼都更清楚了。轟炸的聲音使你清早不能安眠，你不得不起來，為了一點新鮮空氣你走到露台上，那時候你將忘記了空氣，忘了記自己，在那邊往返飛翔的正是四五組三架一組的轟炸機，為了怕高射炮的射擊，就是在高空放下炸彈來，至少是三個，也許五個，六個，同時發着極大的聲音，玻璃窗震得微響，遠處立刻有濃煙冒起來，必是有房舍燃燒起來，那看不見而想得出的是在那青響之中又有多少人民喪了命。就是這樣的轟炸，在中國各地每天總有二三架日本飛機來完成這殘酷的使命。那時候，我想你也許會覺得與這樣野蠻的日本軍人同為人類是一種恥辱吧。

這一天，因為連綿的秋雨，日本的飛機沒有出動。入晚，雨停了，猛烈的砲火，起，始，不，只是重砲連機關槍聲也清晰地送到耳中。即使是我們的炮轟入日本的陣地，也是我們自己的土地。這一切燬炸的工作，說不使我們心痛麼，可是我們都忍住，我們在苦痛的煎熬中過着日子，我們將以最後的一個人，最後的一滴血來衛護我們的國家；可是爲了整個的人類，爲了全世界，爲了扶持已被刺傷的正義，都應該起來了，用聯合起來的更大的力量，來使這獸性的日本軍人消滅。

## 火中的孤軍

夜已經深了，人聲早已靜下去，我走上露臺，槍炮的聲音就更響些。我站在那裏，向東望，雖然一叢白楊遮住了我的眼睛，我仍從枝葉疏落處望見那熊熊的火燄。計算時日，那火已經燒了三天三夜。我不知道那裏面還有多少人，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的血汗曾經灑在那上面，我像吞下了一顆酸苦的菓子；可是頓然間我就堅強起來，我想到拿破侖在俄國敗績的原因，我幾乎叫出來：

「燒吧燒吧，把什麼都燒光吧，只把瓦礫留給敵人，只把鑽穴的老鼠留給敵人，讓他們抱着誇大的勝利的虛果自取潰滅吧……」

雖然這樣想，我也無法忍住我的淚，爲了我想起在火燄中，還有那五百人的一支孤軍。

死，也許只在懦弱者的心中纔是一件困難的事吧？真是遇到了死，他們也只在昏厥中與之相值。他們是早已死了的人，死和活都沒有什麼輕重。若是和死只有一線之隔，只要輕輕移動脚步就跨進另外一個世界，死原也是一件極從容的事。

我曾去看過他們，就在幾小時之前。那是陰霾的天，還有濃黑的烟直插空際，一面國旗隨風傲然地飄舞。支持那面旗矗立的正是那五百人準備好的最後血肉的犧牲和那視死如歸的勇敢。

我也是夾在擠擁的人羣中朝北眺望。從一間矮屋的上面望過去，正看見那堡壘一樣的貨棧，在



橫頂飄揚的旗下，有三五個持槍的兵士。我一隻手護住一個同去的人，一隻手想脫下我的帽子，當我把手放在頭上的時節，我纔記起來我不曾戴帽子。於是我舉起手來揮着，遙遙地我也望到他們的手在揮動，我帶了微笑；可是我知道這他們是看不到的，我的眼睛爲淚水模糊了，我極力忍住，看到一隻手做着拋擲的揮動，我聽到一聲炸裂，我想在這一聲裏幾個敵人的血肉將化成一堆灰和烟，我由衷地笑了。

我並不偏狹，卽是以愛人類的心來說也該把這些殺人者從世界上消滅，所以我的心只爲極度的悲憤和喜悅所抓住；我從來不能飄然地跳出一切情感之外，只淡淡地做一個旁觀者。

我們原想能多佇望些時，由於所站立的是一條街路，每一輛車經過都要引起大的擾動，而且後來的人也正多，我們不得不走開了。

所以在猛烈的火焰中，使我懷念的只是那五百人。雖然他們準備去死，可是他們不該死；因爲他們不是無用的人。他們是堅強地立住他們自己的脚，和敵人做最後的搏戰，他們至少能換來敵人的七個或八個五百人。

後記 終於那五百人撤退了，在種種的情況下他們只有撤退之一途。正如一張外國報紙所說：「即使撤退也不是敗退的，而是光榮的凱旋。」

## 抗戰是唯一的出路

別人的拳頭打了來，我們只該迅速地寬寬猛地把拳頭打過去。不要當牙齒被打落了，就想到無用的古訓而和血吞到肚裡去；假使連頭也被打掉了，還怎樣活下去？

到了現在的情勢，抗戰是唯一的出路。不只是抵抗，要攻擊過去。蕩平了冀東的群醜，掃除熱河的匪僞，收復淪陷了五年的東三省。

酷愛和平已是怯弱的代名詞，這樣和平的最後是整個的死亡。我懇求鎮靜的公民們，不要只貪圖眼前的苟安，我們的敵人正要把五年來待我們三千萬同胞的方法加到我們的身上，任意逮捕，任意殺戮，倒懸着從鼻孔裡灌進污水，再從髮尖流出來。——那不只是水，還有血絲，昏過去再用冷水澆過來，像牛羊一樣地被推進殺戮室去，立刻連影子也不存在……

我不曾誇大，那些逃出來的相識者含淚告訴我這些事。我不懂國防的一些「理論」，我也不知道如何來投時好，我自己被這慘極的情節擾亂得不能安心，我只是把這活生生的事實說出一點來。所以我再懇求你，紳士們，淑女們，即使你不懷念那些苦難中的同胞，也該增大你的自私心，爲你自己，爲你的兒孫們，我再大聲叫：

我們都該即刻起來：「抗戰是唯一的出路！」

## 願是士兵中的一個

如今，抗議，談判，……一切言語都已無用，只有迅速堅決的行動纔是最好的對策。在北方我們的弟兄被殺害了，房屋被焚燬了，所謂的正義公理都在猛烈的砲火中蕩然無存了，難說我們還只該保持紳士的禮貌，可笑的寬大的胸懷，來和我們的敵人周旋？或是我們只說幾句空話，把一些該做一點事的寶貴時間花費在冗繁的集會上，聽一些不必要相同的話，最後不過得些空泛的結論麼？

這一切都使人頭痛了，厭惡了，使我興奮的只是那些實彈托槍，沉着英勇的士兵。（在這個城市裏，已經有五年不見我們兵士的影子了。）那是在昨天下午四五點鐘，我和B君到開北時看見的。那時候我高興得眼睛都潤濕了，我想每一個人都該被這情景所打動吧？他們兀然地站立，炯炯的眼睛筆直地望着東方，他們的身軀像是鑄成，不能撼動一分似的。他們都很興奮。他們是行動的先鋒，他們將為捍衛國土支持全民族的生存，站在最前線上。

我們并不好戰，至今也不過是敵人來到我們的國境內，先給我們打擊，我們纔站起來，只有以打擊來抵抗打擊，以戰爭來消滅戰爭，我們再不能是俯首求和的弱者，我們也再不能只守在那裏等候敵人的進攻，我們要攻過去，驅逐敵人，殲滅敵人，讓所有的國土恢復原有的顏色！

其實我們該感謝我們的敵人，不是他們的侵略壓迫，我們不會長進得這樣快。敵人逼着我們向

上，逼着我們準備，逼着我們有了爲衛土求存而死的決心。

我願意我是守土的士兵中的一個，我想我會像他們一樣，沉靜，愉快，我的胸前也掛有兩顆手榴彈，當着衝鋒的時節，我會拋得遠，拋得很遠，打中敵人和敵人的房屋，在轟然一聲之後，我會大笑，也許笑得流下淚來；因爲炸燬的不止是我們的敵人，還有這麼多年來鬱結在胸中的仇恨！

## 短簡

××難說的是人事，——不，這不是人事，而是國事：誰想得到這個一直屈伏忍辱的弱大的國家，竟一朝怒吼起來，全不顧若干年來的瘡痍，澈底了解都是死的路也該走那壯烈勇猛的一條，以打擊來回答打擊呢？這是真的事，飛機的轟炸，砲火的攻擊，甚至於機關槍的亢音也時時蕩破了沈重的空氣送入耳中。乍聽好音來，每個人的心都抖着，快樂得流淚了。一天，兩天，一星期，——到了今天，整整四十天了。

在這四十天中，我們的敵人應用了他們百數十隻軍艦猛烈的砲火，數百架飛機的轟炸，機械化部隊的利器，爲了探索我們的陣地，連警犬也放出來了，其結果不過是得了從江岸十數哩的荒鎮廢村。最後還是我們自己爲了避免敵人軍艦的砲火，自行撤退到第一道防線。想想看，如果我們從九一八就全力抵抗，要多少時日敵人的鐵蹄纔能印到北平和天津？

說到「九一八」這幾年中再沒有這一次過得痛快的了，前幾年正像是一個挨了打的孩子還是不許哭出聲來那樣忍泣，這一次可就不同了。要說的話都已說出來，有所舉動的也不再遮遮掩掩。更是那天晚上，我們空軍勇敢的轟擊，使人興奮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你試想，在那麼一個合宜的復仇日，每個空軍勇士都該抱了必死的心吧？我們不只斥責我們的敵人，更要懲罰他們。你再想一想，在那樣

一個日子，得到一個命令，如果你要是一個空軍戰鬥員，也該激動得不知怎麼樣是好吧？爲我們所看見的，只是敵人倉皇施放的高射砲，還有紅色的信號，同時探照燈強烈的光芒，劈開了黑夜在空中移動，機關槍的聲音也清晰可聞。一聲劇烈的轟炸，再看下去就閃了一片紅光，接着火就燒起來了。這是我們點起來的火，不只是一顆炸彈，還加上了我們的憤怒，要它燒得大，燒得廣，燒燬了他們的陣地和武器，燒破了日本人的迷夢。

也許是爲了報復的原因，也許是爲了獸性的發揮，日本的海軍司令長谷川竟公然宣告在二十一號將大舉轟炸南京。勸告各國使節爲了本身的安全，最好離開南京並南京附近的江面。許多國的使節，並沒有因爲敵人的恐嚇就離開南京，同時還向日本提出抗議，只有平日對我們友好的美國大使，迅速地照辦，都躲到艦上去了。其實這也不怪他們，他們的生活原是那麽舒適，所以就把戰爭認爲最大的仇敵，儘可能之內離得遠遠的。不過我倒很耽心，那麼多高貴的美國人，倘處軍艦上，不能得到適宜的運動，不該大大地損害他們的健康麼？

不過在二十一日，因爲秋雨連天，日本飛行士並沒有準時施行他們的任務。二十二日是去了的，先後共有兩次，結果是死了些無辜的難民和炸燬了一些民房。美國使館附近據說也落下一個來，這樣看美國大使倒有先見之明，否則即使受不到實質損害，這虛驚也得使他們的神經衰弱了。

我不明白中日的關係惡劣到這樣的地步，爲什麼我們的政府還不正式和日本絕交，我決不相

償還有人希冀苟安之局再做和平的迷夢，要是避免戎首之難也大可不必，因為是非曲直，早已明明白白地擺在那裏了。看看日本人用什麼樣的行為來加在我們的身上：幾次轟炸無辜的平民，以偷盜的手段劫取戰區內的貨物和機器（那都是裝在皇軍的運輸艦回程上），封鎖我們沿海，甚至公然宣稱要轟炸我們的首都。即使我們蹂躪一點狹隘的偏見，對這些不合人道的，沒有公理的海盜行為，也不該再以彬彬的大國之風來寬恕他們了。可是我們在八月底還交付過他們一筆廢款，所有日本僑民撤退後留下的財產，我們還妥為保管；難說我們要加強或保留他們的財力來殺害我們的同胞麼？到現在日本只是一個不堪教訓的劣子，不能再加以溫和的訓誡，只該抓到手中，痛痛快快打一頓，將來也許能把他的劣性收斂起一部來。

關於日本軍人的暴行，真是沒有法子說了，我不知道他們欠下了這麼深厚的血債，要他們幾代的子孫纔能還得清？誰能想得到，許多平民遭受父死母亡的慘痛，誰能想得到，還沒有下世的嬰兒從母親炸破了的腹中伸出小小的手來，他要控訴，當他還沒有來到這世界上，已經受到超野蠻的人類的殘暴；而他自己小小的生命，也就於剎那間結束了。也許日本以為這許多年來給我們的教訓還不夠，他繼續來教訓我們，要我們有一天渡過重洋把他們的三島也蕩為平地。

上海的情形，也比你在這裏的時候好得多了。甚至於好得過了些。影戲院有的復業了，許多跳舞場又復開張。聽說顧客也都不少。總之在租界中，原有那一批忘記自己忘記國家的人生存着，平日我

們對他并不希望什麼，這時候我們也不必過責他們。他們就是活在世上，過着舒適的日子，即使中國全完了，他們也迷信着租界的安全——至於最後的一步，自然他們還可以做外國的寓公。

這正是夜間十一點鐘，陰雲遮去了月亮，東邊正響着機關槍和銅砲的聲音，日本人已揚言將再攻浦東，你知道，自從開戰以來攻過幾次，可是至今浦東還沒有日本人的足跡！

九月二十五日



## 在上海

這些天來我的心一直浮沉在憂悶煩惱之中。我並不是偏狹的悲觀主義者，我也並不那麼浮淺，由於一地的得失而妄臆將來整個的局面；只是因為我活在這麼一個死城中，我的口噤住了，甚至於我也不能自由地喘一口氣。這只有黑暗，無邊的黑暗……

我知道和我懷同感的有許多人，即使我們遇見了，也深深隱藏自己，誰也不想給誰看出來。架在我們的肩上的只是一張麻木的臉，沒有喜怒，沒有動作，即使要笑了，也不過是由一把鋒利的刀在那張麻木的臉上迅速地劃了幾刀，使它顯出刻板的笑來，於是說：「我在笑呢！」

爲什麼要笑呢？還有什麼可以表示心中喜悅的事麼？也許爲了不要忘記怎麼樣來笑，等待着一天，那一天……

人并不曾少下來，市街上堆積的防禦物動手拆除了，我真想提醒他們：「誰說你們以爲上海這個地方就這樣下去麼？我們的士兵還會來的，還會來的！」我也沒有喊叫出來，我原是等待着，等待着。沒有炮聲，沒有槍聲，却使我感到寂寞。有時午夜偶然聽見了些動靜，便急急地披衣下床，推開窗，想把自己的呼吸也停止了去諦聽，也許響過了重歸沉寂，也許就是初冬的寒風。仰首望見天上的滿天星，就只厭惡地吐一口氣又輪到床上。

爲什麼這些日子都是晴爽的天呢？我們只盼望急風驟雨，我們不願意和我們的敵人活在這晴朗的天下。

可是天總是藍得那麼厭人！但是在翠藍的天邊上，時時有濃黑的烟散漫着，那是被敵人焚燒的房屋。這麼些天了，火一直沒有停。一些無辜的平民不只暫時流離失所，他們將永遠沒有家！

沒有家，只得蹣跚伏在街頭巷尾，忍受着飢寒，每晚我走回來都看到一排睡在路旁簷下的人們，他們好像睡得很安穩，可是當我的脚步響着，從單薄的衣被下立刻露出兩隻無神的眼睛。朝我看了看，便又裝在那單薄的衣被中去了。他們怕只是挨着那寒冷的黑夜，等到太陽爬出來，給他們一點溫暖的光，他們也許復能安適地閉上眼睛。可是那時候店舖該打開門，店主將要學徒們把他們像狗一樣地踢醒，驅逐着他們離開。——那他們將到何處去呢？

不知道，不知道；連自己將到何處去也不知道。我尙能忍受這窒息，可是我不情願忍受到死的地步。但是敵人們正自得意地炫耀他們的威風，有六千人從這城市中最繁盛的一條街穿過，人馬的脚踏踏在那條以紅木造成的路上，他們以勝利者自居；可是我們縱然忍受着若干苦痛，我們決不是真的敗北了。

但是我也不像那些空妄的誇大者，說出在若干日之內可以把兇暴的敵人從我們的國土上驅逐出去，我知道，我們總要有一段艱苦的路，在路的彼端，復有我們的勝利。

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

## 我的家鄉

一

我極目遙望，遙望我的家鄉，  
 天邊白雲下，肥沃的土壤；  
 小麥，玉蜀黍，水田稻，紅高粱；  
 爲那廣漠無垠的大平原，  
 織好深綠淺黃的衣裳。  
 多少萬壯夫的汗珠，  
 和雨水滴落到地上，  
 春日的播種，盛夏的苦作，都只爲  
 秋天就要收穫的食糧——  
 呵，一片空，一片荒涼！

是誰呵，轟燬了我們的村莊？  
 是誰呀，蕩平了我們的田場？  
 牽走了的是牛，馬，壯丁，和姑娘，  
 由他們使用，鞭撻，姦淫，殘傷，  
 爲他們挖掘戰壕，做他們  
 生命的屏障，再來毀壞  
 那方自己弟兄的生命，村場。  
 身後就是那明晃晃的  
 上了刺刀的槍，不情願  
 從此就倒在路傍，也想  
 大聲喊叫：「那方的弟兄們  
 就朝我衝鋒，射擊；  
 縱然死了我，也死了

殺害我們的豺狼！」

任炎陽的蒸曬，無數的

斷了的頭，破了的胸，

緊咬着的牙，恨結的肚腸，

就是死也不曾忘：

「願化成兇猛的厲鬼……」

可是當幽靈再回到家園，

血日旗在晚天中飛揚，

沒有了家鄉，呵，好一片荒涼！

二

那石橋上，沙袋堆成了牆，

忠勇的兵兀自站着，如

雕塑了千百年的石像。

他們也是來自田間，當了兵，

吃一分菲薄的口糧，他們

愛自己，也愛自己的家鄉。

披風，冒雨，忍受強烈的太陽，

焦急的光從眼睛裏射出來，

讓握槍的手爲忿恨而戰抖，卻記得

「我們要沉着，不可輕易言抵抗。」

一聲砲轟破了死樣的安詳，

那是敵人的掩護，如雹如雨

的射擊，向我們安分的前方，

轟倒了樹，揚起了土，炸斷了

弟兄的手膀，飛得遠

打在另外弟兄的臉上

「你不會打我呀，呵，呵……」

弟兄的血，壯士的淚，染透了衣裳。

像老鷹，像烏鴉，那是敵人的飛機  
在青天白雲間，上下翻穿，

山搖了，地動了，那是落下來的一顆把平地變成了抗的炸彈，

又是多少血肉軀，親愛的弟兄們，  
在那裏舉行了壯烈的火藥葬。

垂死的，滾到河水裏，喃喃問：

「這是我的家鄉，你要載我到何方？」

隱伏的石獅也像猛地跳起來，

紅了的河水也發怒吼般的激蕩。

淚和血灑遍了壯士的胸膛——

「就讓我們開一槍，只開一槍，

打死敵人，或打在自己的身上！」

「呵，你們要服從，不可輕易言抵抗，」

三

從不同的三個方向，流來了

三支水，寬了河身，急了流

那三岔口，成爲這個城的心臟，

歷盡了千百年來的興衰盛亡，

老年人爬進坟墓，帶了憂愁，

幼小的長了白鬍子，在臉上，

堆滿了縐紋，——憂愁和苦辛

嘆息着：「想不到這固城，遭過八國兵。

還能有一天，繁盛，興旺！」

呵，一片紅，一片火光，

壯士心，如火焚，他們

這一羣，再也不容忍，憑了

血肉軀，向前狂奔。

他們只記得「去殺敵人！」

衝，衝進了敵人的飛機場

把煤油澆上去，木柴堆上去，

手榴彈丟上去，驚雷一聲響——

火光中他們叫，他們也跳，看定

飛機化成灰，火焰在飛揚。

黑暗裏吐着火舌的，那是

敵人叫嘯着的機關槍，朝着

他們，前面的倒在地上，後面的

踏着他們的腳印向前進；

拋，拋，把手榴彈拋向敵方。

沒有憂慮，沒有恐懼，也沒有

不曾準備的張惶。他們

只有一顆心，沒有退縮

抵擋強烈的砲火，不曾燒光

的飛機，轟炸和掃射。

呵，又是一個早晨，在東方

滾起了血紅的太陽。

遠望青天垂斷處，那裏

纔有自己的弟兄，爲什麼

不快來做我們的援兵？也沒有

飛機和他們拼，只任敵人如潮湧

敵人的飛機任意翻翔？

死的死了，傷的傷，只留了

一片血，一片紅光！

四

就像每個大城一樣，

這個城也有大路小巷，

安善的居民，高樓，市房。

他們有些胆小的人物，還

有些自私，更沒有深遠的

眼光，能再到再不抵抗

就是整個民族的滅亡。

他們爲自己生，爲自己死。

這是爲人厭惡的，我的家鄉。

只是砲聲纔震醒了他們，

失措，惶張，誰知道遭了什麼殃？

這血債呵，何日能清償？

衛土的軍人們，奉令退防，

威武的皇軍，像是得了勝，

朝着無助的難民施放

連珠叫吼的機關槍。

成排地倒下去，哭號叫嚷

吓呆了的孩子抓緊母親的衣裳：

「媽，您怎麼不走了，在這兒倒下，

您的胸前怎麼掛了紅花？」

還不等孩子說完了他的話，

一顆子彈洞穿小小的胸膛，

再不喊叫，躺在母親的身傍。

那些不肯死的人，一小羣

穿過了彈雨，渡過河，纔站定

喘一口氣，向來路遙望；

東邊一股烟，西邊一片火光，

眼睛沒有淚，喉嚨失去音響。

這國叫岔了音尋爹，那個找娘，

誰也不知道誰到了哪方！

破了家，亡了國，從此都是

一隻隻待宰的羔羊。

我恨，恨不能掬來死難者的血

塗在那些沒有心肝人們的  
臉上，要他們知道，這有仇，這有恨，  
和平，退縮只是一條路直趨死亡！

這血債呵何日能清償？  
這血債呵何日能清償？

平津陷落後五日



### 他們是五百個

他們是五百個，五百個人，  
鋼鑄的頭顱，鐵澆的身；  
沒有畏縮，沒有退却，只有  
同樣的一顆赤血沸騰的心。  
他們是五百個，五百個人。

誰也不落後，爬出了壕溝  
躲避了敵人的砲火在地上滾  
像風中葉，像急轉的車輪，  
那瘋了般的機關槍的掃射，  
也不能切斷他們的滾進。  
他們是五百個，五百個人。

扔過去手榴彈，在那轟的一聲裏  
解了多少個早死的弟兄們的仇恨，  
聽敵人張惶驚懼的呼喊，  
看敵人的血肉在硝煙中飛迸  
「這纔合算點，我們就只該拚！」  
他們是五百個，五百個人，

隨着敵人的腳跟，他們向前奔，  
削，砍，雙手擎起閃光的利刃，  
敵人的頭顱在草上球樣地滾，  
像泉口，紅的血從頭上冒噴，  
滴血的大刀纔聊解饑吻。  
他們是五百個，五百個人，

誰還怕刺鉄絲的刺痛，

誰還怕敵人戰壕的高深，

奔，奔越過一道防線，又一層敵人

無用的敵人，像嚇破胆，震碎魂，

纔看見他們的影子，就轉過身！

他們是五百個，五百個人。

「我們不能放手，我們得記住

這些年的仇，這些年的恨，

衝，衝，向敵人的巢穴衝進，

也把敵人的血肉身，磨成粉；

我們要站在敵人的瞭望台上高叫三聲。」

他們是五百個，五百個人。

像猛虎的口，大張着，那座門，

殘敗的敵人，消失了蹤影。

憑着血，憑着氣，憑着大無畏的勇敢，

誰還想那門裏，有埋藏，有伏兵？

「我們不饒過他們，殺，殺，衝，衝！」

他們是五百個，五百個人。

沒有一個敵人，只聽見絞鏈的聲音，

待回首望，那鉄門早已關緊。

「天怎麼辦！——」接着響起來

連珠的機關槍，噴吐着子彈，

成排地倒下，憤怒的呻吟。

他們是五百個，五百個人。

「不要管我，弟兄，跟他們幹，

就是死，也得賠上他們的人。

打一個賺一個，來，你拿我當防禦，

我是完了，再中十個子彈不過死路一條。

我們不求生，也不怕死，只有拚！

他們是五百個，五百個人。

血在灑，血在流，血如泉湧；

在血的歷史裏這一筆更深更濃，

好男兒，誰惜命，爲了我們的國家，

來培植，來灌溉那朵自由的花，

用肉身築成了堅固的堡壘；

保住我們的國旗在空中翻飛。

看夕陽燒紅了半邊天，

那晚霞，比不上鮮血的燦爛。

從此那五百個，五百個人，

就化成了五百個，五百個，

并山岳矗立，與天地永存，

到死不屈勇敢的英魂！

九月二十八日

## 雙十節

每年都有個雙十節，每年都有幾個國恥紀念日。因為是國慶紀念日了，從小便被教導著該快樂一點，該要慶祝；可是那時候只留下來一串串紅燈籠的影子。（說到燈，又遠不如元宵節的好看有趣。）長起來，自己要明瞭國慶的意義，要從衷心流出歡愉來；可是總覺得這日子是那麽空洞，那麽不着邊際。即使莫明其妙地歡了一陣，為人問到有什麼可歡的，再加上些事實的描述，便又一句話沒有，只能喪氣垂首了。那些國恥紀念日則不同，最初雖然儘記得幾句口號，到後就漸漸知道了在那後面有多少值得傷慘的事實，自身感到被欺凌的苦痛，這個弱大的國家，為別人扼了頸項使每個人民都感到窒息。別人的手一直不曾鬆，還加了更多的體傷，有血的影跡顯出來……

這許多年來我們都是忍辱，忍痛，過着一天天的日子；我們不是過日子，我們是捱着日子，一直到這一天我們推開了仇敵的手，抹去了身上的血跡，還要一拳打在仇敵的臉上。

這個雙十節正是我們完成這個神聖的使命中的一天，它不再那麽空洞，我們應該來慶祝它，在這一天我們用喜悅和了鮮血刺着個雙十字，它將永遠光輝，永遠明亮。

## 憶魯迅先生

纔一轉眼間，先生逝世已經一周年了。想到這一年中人事與國事的變遷，際此周年祭日，將有更多的人來紀念，來表示對先生生前言行的景仰吧？在一年前，當着先生離開我們的時節，我們都正在屈辱中過着日子，我們流着淚來哀悼他的死亡；到了今日，他已經離開我們一年，兩月前我們就已經抬起了頭，爲了衛護祖國展開了神聖的抗戰，我們將流血來懷念他的精神的永生。

先生在世之日，一直和惡勢力搏鬥，雖然遭受着不已的迫害，至死仍是他那一貫不屈的精神，任何人都能從這上面認識先生的偉大。在這一面，他確是爲許多人所難及。他忍受了一切，不斷地苦作，從來也不曾停止過那爲求正義的吶喊，不顧及自己，就是最低的物質的享受也不能有，是更該使人敬佩的。看到先生室內用以休憩唯一的籐製躺椅，便想到革命者和非革命者的優越的生活，那時恰恰好和功業做了相反的對比。這會使人想到那些終日喂養得很好的人，每天幹了些什麼呢？

記得他的身材是并不高大的，（由於我個人的觀點，先生是矮小的）臉色很白，眼睛閃着光，並不使人生畏懼之感，每逢笑起來，樣子就更爲和善。他是健談的，精神也極好。他懂得一切人間的世故，對於青年們，他却全然以坦誠的心來接待。他知道對那些有赤子的心的人們，原應以同樣的心來相見，除非那些不可救藥的，他纔嚴厲地加以掃除。由他給不相識者的函簡中，得知他是怎樣細心地回

答那些人的疑問，甚至那種瑣細的，極無味的，他也一一答覆。他不會使青年人失望，他一生也不會使青年人失望。

對於事，對於人，先生的負責的精神更該為我們師法。無論什麼都是有始有終，從來不中途而止。正如他的為人一樣。我知道每個陌生的人給他的信，寄給他文稿請他改正，或是請代介紹到刊物上去發表，他都很負責地辦理。記得先生編輯「奔流」時，每期他都要寫編後小記，雖然沒有幾個字，却能扼要地說出所刊文章的精義，如是譯文的話，更說出原作者的思想與文章的要點。只是這一點，就為許多負責編輯責任的人虛塵莫及，不只是學識的淵博，還要有那番耐性來細細玩味每篇文章，纔能得到簡練的要義的精神。

先生文章中的每一個字，都像是經過一番精鍊似的，安置在那裏，就顯得恰到好處。真是有「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少」的緊密。他絕不是才子式的隨時感懷打油，也沒有一面和友人對談一面揮毫成章的「天才」。我想今日他若健在，一定有更好的文章來發揚我們的精神，堅強我們的意志，做為我們衝鋒的號角吧。可是我敢斷言，他一定不會寫得太多，一定每個字都為青年人所珍貴。

可惜先生早死了一年，假如說有另外世界的話，從那一個世界望過來，他將有什麼樣的感想呢？大體上他定然是極興奮的，再仔細看看，也許會纔纔眉頭說：「好是好了，總顯得亂糟糟的。」那他也想到若是能回到我們這個世界上，在發揚他一貫的精神之外，他又要在清除工作上費一番氣力

了

先生却死了，——不，先生不會死，他活在青年人的心上，他像明燈一樣地引着年青人走着黯黑的路。一直向前，向前……